

## 切割歐亞的交線

——在伊斯坦堡搭渡輪

出國十天，忘記帶刮鬍刀  
髭鬚雜亂如同那些切割  
剝刺敵我的思想，瘋狂地越過疆界  
太陽光破碎成多稜角的光束  
自海面向上生長。我詢問著遮蔭的地方  
旁邊的美國遊客說：「上岸後在岔路口右轉」

渡輪載著我們搖搖晃晃  
我已分不清曾在何處右轉或左轉  
博斯普魯斯海峽，古希臘語說  
牛一樣的水壩。只知道我們在  
最強壯堅實的背脊，切割歐亞的交線  
浪花因著我們的到來而向兩側  
退避、屈膝，湧向岸緣並捲起歷史的

細砂，勻稱圓融的形象，定止一般的  
和諧與靜謐。開往黑海的航程  
「前方是橫跨歐亞的烈士大橋  
左手邊依序是奧塔科伊清真寺、托卡比皇宮  
藍色清真寺和聖索菲亞大教堂……」  
導覽員仔細介紹，視線一路  
微微左傾。「你憑藉什麼來到這裡，或者  
是否為了見證什麼？」「我拚了老命工作賺錢  
除了我自己，實在想不到其他原因了」  
他說話時臉頰鼓脹：

「海水向兩旁退卻，我們還挺像摩西分海  
聚集了宇宙最強大的能量。  
在不景氣的年代，終究是需要強人和英雄  
讓國家再次偉大，見證  
民族自身的優越」看著我詫異的神情  
「你們中國人崇拜神佛，其實也是  
一樣的道理」

歐式庭園環護著皇宮

希臘式的梁柱、牆壁的雕花持重地反覆  
融合相似意象，指向不斷上升的  
拜占庭和阿拉伯式的圓頂，而櫥窗裡擺放著  
來自景德鎮的瓷器。「本質仍不相同  
強人和英雄是人所創造，神佛  
或者上帝、阿拉，力量雖強卻終究是  
屬天的」聖索菲亞大教堂裡  
耶穌坐在聖母腿上，阿拉伯文在左右寫著  
阿拉和穆罕默德，七彩的光線自窗櫺透入  
於大理石地面交揉纏繞成同一片  
乳白的光澤盪漾，腳步呼吸都彷彿  
漂浮而失重，微塵一般  
湊近琉璃和鑲嵌畫，我看見自身形象反射  
所有怯懦空乏都因神的逼視  
具象為曾經扭曲不定的神色和信念  
「或許人類需要強人和英雄，世界卻  
不一定需要人類」

我們正切割著歐亞的交線  
浪沫挾持空氣劃清自身邊界  
相互膨脹、推擠終至  
爆裂，潮水卻左右擺盪於齊一的脆響  
迅速將身後的裂痕填補  
海面流金散布，在最強壯  
堅實的背脊，不同姿態的光點堅持著那極亮  
且唯一的光源，如同教堂挑高的圓頂  
向上集中收斂，將四野的紛雜  
歸於一永恆旋轉而不傾倒，定止一般的  
和諧與靜謐